

党组织领导的第一个工会

朱少伟

20世纪20年代初,随着工商业的发展,申城已号称远东第一大城市。在1920年,上海城区比刚开埠时扩大了10倍,人口近230万,居全国首位;新增的重要群体就是工人,人数逾51万,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。

1920年8月22日,陈独秀在《劳动界》周刊第二册发表《真的工人团体》,其中指出:“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,不团结固然是不行的。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,就算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。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,旧的工会公所一大半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。”因而,他发出号召:“觉悟的工人呵!赶快另外自己联合起来,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呵!”这在工人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

《劳动界》编辑部很快就收到署名“海军造船所工人李中”的稿件,其中提出组织产业工人“大团体”,要求“认定我们的地位”“贯彻我们的联络”“奋发我们的热心”,并说:“俄国已经是工人的俄国”,“这个潮流,快到中国来了。我们工人就是这潮流的主人翁”。李中于“五四”运动前夕从湖南来到上海,他白天在一家古玩商店工作,晚上如饥似渴地阅读《新青年》等书刊。1920年初,李中听说《新青年》主编陈独秀抵沪,常去拜访,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。同年夏,李中为了工人的疾苦,探寻解救工人的办法,辞掉店里工作,进入江南造船所(也称海军江南造船所,江南造船厂前身)。江南造船所有3000多名工人,他一边学打铁,一边通过同乡工友联络群众,传播革命思想。对于李中这一行动,陈独秀颇为赞赏,所以诚邀他到自

己的寓所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(今南昌路100弄2号)同住。正是在老渔阳里2号,李中结识了李达、陈望道、李汉俊、李启汉、俞秀松等,通过与之频繁接触,思想理论水平不断提高,在同年8月下旬首批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;接着,又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,他是第一位工人党员。李中的这篇稿件在《劳动界》发表后,他的主张得到了大家的赞同。

随后,李中接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委托,开始为发起建立上海机器工会做准备。李中在全力进行发动的同时,又与杨树浦电灯厂(杨树浦发电厂)工人陈文焕等商议相关事宜。李中、陈文焕都是《劳动界》的热心读者和投稿者,他们一个是锻工,一个是钳工,两人通过这“工人的喉舌”互相了解、进而熟识,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。

1920年10月3日,上海机器工会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(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)召开发起会。到会的除江南造船所、杨树浦电灯厂、厚生纱厂、东洋纱厂、恒丰纱厂等工厂的70多位发起人外,陈独秀、杨明斋、李汉俊等以“参观者”身份出席。李中担任会议临时主席,并报告上海机器工会筹备经过,他申明发起本会的宗旨是“谋本会会员的利益,除本会会员的痛苦”。陈独秀在演讲中指出:“现在世界的工会,只有三个团体很有势力。第一就是矿工,第二就是铁道工,第三就是机器工……发起这个上海机器工会,算得是一个很好的事。我希望这个工会到了明年今天,就有几千或几万的会员,建设一个大力量的工会。”大家讨论通过了《上海机器工会简章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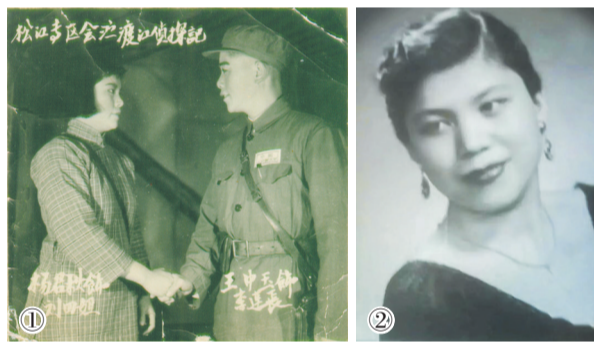
1920年11月21日,上海机器工会召开成立大会。会场设于白克路207号上海公学(今凤阳路186号),出席者有上海机器工会会员、各工会代表和来宾近千。孙中山、陈独秀等社会知名人士也到会祝贺。李中担任大会主席,他先简要报告上海机器工会成立经过,接着孙中山、陈独秀讲话。翌日,上海《民国日报》报道:“中山先生演说有两小时之久,详述机器与资本势力之关系,而归宿于三民主义”,“陈独秀谓工人团体,须完全工人组织,勿勿容资本家厕身其间”。上海机器工会从发起到成立的两个多月里,会员从数十人发展到了370多人。

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领导下,上海机器工会积极开展工作。《上海机器工会简章》作为党组织领导制定的第一个工会组织章程,共6章32条,其中规定本会“目的”:“以公共的理想,训练德性,发展智识,促起阶级的互助观念”,“以公共的力量,着实的方法,改良地位,增高生活,减轻痛苦”,“谋相互的亲睦,相互的扶助事业”,它成为各产业工会章程的范本。1920年12月14日,世界工人劳动联合会执行部总干事罗卜朗专门致函:“中国上海机器工会工人朋友们:我们从美国的工人朋友中,听到你们竭力组织和教育你们国内的工人。我们因此希望你们的成功……”

上海机器工会是党组织领导的第一个工会,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,已由宣传教育的阶段,进入有计划地进行组织的阶段。该会曾出版刊物《机器工人》,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;创办英文义务夜校,会员均可免费入读;参与发起上海追悼黄爱、庞人铨烈士大会及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纪念会等,并积极与外地机器工人联系,推动他们建立工会组织。1923年“二七”大罢工后,该会才停止活动。

百年沪剧与松江(二十五)

周平



①沪剧《渡江侦察记》中,杨君秋(左)饰演刘四姐
②年轻时的杨君秋

编的现代题材戏《渡江侦察记》,曾在松江专区、华东地区会演中获得二等奖,是剧团获荣誉中最高;杨君秋也因刘四姐一角而荣获奖项,因而被大家笑称为“高级知识分子”。该剧讲的是1949年春,我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取得胜利后,神速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,积极准备横渡长江,南下解放全中国。解放军某部李连长率侦察班为探明敌人江防部署,趁夜色偷渡至江南进入蒋匪占领区,与游击队长刘四姐接上关系,协助大部队取得战役成功的故事。剧中杨君秋饰演女游击队长刘四姐,这是一位绝对干练的女性形象,以短发为宜。但杨君秋实在舍不得这一头留了多年的修长乌发,说啥也不肯剪掉,只能演出时卷起来。县文教科的叶定远多次让杨君秋剪发,她却理也不理,我行我素。无奈,《渡江侦察记》参加会演那天,在杨君秋事前毫不知晓的情况下,叶定远在后台

让理发师傅突然一剪刀就把那长辫剪掉了。为此,杨君秋跟叶吵了好久,虽然她俩的关系向来是非常好的。

《渡江侦察记》在杭州中国大戏院演出时是大热天,温度高到40多摄氏度。演员们谢幕数次后,人倒在地起都起不来。

台下的杨君秋,上世纪50年代就敢穿着束胸衣亮相于大庭广众之中,衣着的前卫时髦,丝毫不输于80年代以后那些“摩登女郎”。台上的她,形象靓丽,演唱甜糯,角色投入细腻讲究,在新力沪剧团时就是主要花旦。被邀请加盟松江沪剧团后,其工资拆账(即系数)为1.9,是全团最高的,固定工资高达60元,比副团长兼艺委会主任倪惊鸿还要高。

除了西装旗袍戏,杨君秋在许多现代戏、清装戏中也担任重要角色,如《江姐》中的江姐,《林海雪原》中的白茹,《芦荡火种》中的葛老太,以及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中的葛毕氏等。

夫妻俩对演戏的入迷非同一般,离开剧团后,只要条件许可,在家妇唱夫随,一个练唱一个拉琴。新世纪初,杨君秋还组建戏班子外出“唱高台”,因为老公刘国庆不唱戏就要“生病”……

2004年2月28日刘国庆去世,2005年2月28日杨君秋也因心脏病不幸离世。相隔一年,夫妻却“走”在同一天……

昆曲史里的松江

陈益

的是不是南曲),连僧人、道士也一起进入观演场所。勾栏则是一种永久性建筑。勾栏棚屋倒塌竟压死42人之多。幸运的是“独歌儿天生秀全家不损一人”,莫非苍天对艺人格外眷顾?

《南村辍耕录》曾被学术界认为是“戏曲”一词最初的出现之处。书中还有多处记录了珠帘秀、连枝秀、解语花、天然秀、司燕奴等艺人的演艺状况。当时的江南,无数有才貌的艺人,对散曲、杂剧的创作和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松江也涌现不少代表性人物。

据沈德符《顾曲杂言》记载:“嘉、隆间度曲知音者,有松江何元朗,蓄家伎习唱,一时优人俱避舍,以所唱俱北词,尚得金、元遗风。予幼时犹见老乐工二三,其歌童也,俱善弦索。今绝响矣。何又教女鬟数人,俱善北曲,为南教坊仁心所赏。顿曾随武宗入京,尽传北方遗音,独步东南;暮年流落,无知其技者,正如李龟年江南晚

景。其论曲,谓:‘南曲箫、管,谓之唱调,不入弦索,不可入谱。’戏曲理论家、松江人何良俊,字元朗,生活在昆曲迅速崛起的嘉靖、隆庆年代,他蓄养了一个家班,传承金元遗风。对于昆曲的伴奏,坚持‘不入弦索,不可入谱’,连伶童也会演奏乐器,可想其严谨。

到了万历年间,松江又出了一位号“峰泖浪仙”的曲家施绍莘。他最初研习北曲,后来倾心南曲,家里蓄养了一班优童,每天先是教授管弦,后来改为箫管,以协南词。他在自己的散曲集中自诩:“雅好声乐,每闻琵琶、笙、阮声,便为销魂神舞,故近来多作北宫,时教慧童以弦索,更以箫管协予诸南词。”(施绍莘《春游述怀·跋》)显然,这是与何良俊的风格一脉相承的。

常熟人王应奎在《柳南续笔》中叙述了一个故事,说云间(松江)顾少参的曾孙名叫威明,继承了先祖的家业,拥有4.8万亩田地。他生性豪侈,又非常酷爱唱戏,特意邀集一些轻薄儿演出《牡丹亭》传奇。扮演杜丽娘的年轻人,必须剃去鬓须,故意告诉他:“俗语道‘去须一茎,偿米七石’。你如果不吝嗇,就给我。”威明笑道:“这不过是区区小事呀。”马上让青衣在一旁计数,一共剃去鬓须43根,立马取出白米300

《海上风情录》跋

鱼丽



阅读与欣赏

缓慢地完成这本书,颇有些珍重劳姿昼掩门的意味。一本书能集结出版,完全是敝帚自珍的缘故,至于读者是否喜欢,颇是有些惶然的。

在上海这么多年,因为谋生,周折了很多时间,当时是不自知的,回头再看,浪费得简直奢侈。写作是近几年事,也有点想法,但是,限于才力,所想与所写,在表达上,并不能很好地契合。而且,平时常常耽溺于一些感性的表达,追求一份典雅的意境,而忽略于理性的沉思,所以写作的内容与形式,较多呈现出的是语言上的美感,而少一种思想的凝练与深邃,所以,呈现出的气象,离自己的目标相差万里。

散文的阅读,是有重多门的。理想的是,无论推开哪一扇,均能发现其中有自己喜欢的精金美玉。最近的阅读,想回到本原,以读原著、看古书为主。每个人都是有来处的,阅读也应有来处。同时,也调整写作的节奏与内容,理想的希望是,在阅读与写作的深呼吸之中,关注文学永恒不变的诗性与哲理,最终还原出自己的写作路径。

古人云:五色令人目盲。写作也如此。在当今文字垃圾成堆的情况之下,自己平时趋向于少写,如果写作还仅止于一些五彩缤纷的谋生文字,那就还是少制造一些泡沫,少一些琐碎的、枯燥的闲谈。

而且,我现在很难目迷五色、心有旁骛了。我只想集中精力,关注于写作。平时,不论是阅读,还是行走,对浸润有古典诗意之处关注多些。这是我的大方向。我的一位复旦老师骆玉明先生,曾经写过一本《美丽古典》,这四字,恰如其分地点出了古典文学的本质。虽毕业多年,碌碌于俗事,但美丽古典所深蕴的诗意与风雅、悠闲与尊严,仍使我迷恋与喜悦。只是,古典的简洁之美、深邃之美、典雅之美,等等,我在写作之中,还没有才气去表达与展现它,只能以简洁的感怀之念,来表达自己对美丽古典的向往,同时,也会在今后的阅读与写作中,去继续领略和体悟其中的堂奥之美。

有说,写在水上的文字,是为浮萍;人生的历程,亦如水之波纹,是为浮生。而写作之梦,也是浮在水上,是为浮梦吧。这本书断断续续,写有几年,回头再看,正有如历经梦境。

起先,打算是以上海为主题写一本书的。比如,在书中写的白玉兰、夹竹桃、古猗园、丁香花园、傅雷故居、尚贤坊等,这些都是我在上海生活十几年的印痕,写作

时间较早。后来,因为工作的缘故,兴趣又有新的转移,转向关注上海江南方面的风物,因而有了关于顾绣、园林、音乐、书画、人物方面的文章,后来的笔记,主要是围绕这方面的。

个人认为,这期间的语言文字,是有些色质的差别,但是,也都是些散漫所思,不成体系,多为青瓷碎片,上面的花鸟、山水、人物、书籍,看似繁花似锦,虽显现着瓷的圆润光泽,却都是斑斑驳驳,残缺模糊的。

书中关注的一些主题,比如园林、刺绣、书画、植物等,在以后,会进行比较深入的阅读与写作,而非本书所呈现出一种较为浮浅的线描。这是我今后立意去努力的方向。

只是,无论身处上海,还是行走江南,始终记得,自己只是一位异乡女子,是以一种异乡人的眼光来看这都市之美,这就无形之中,会为写作烙上一种色记,是无可回避这层色差的,自己始终铭记着。

相较其他事,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。与书相关的一些事情,比如,静静地编书,一个人逛书店,与作者联系、约稿,与朋友聊书等,都是我喜欢的。而写作,尤其是深夜里的写作,则是读书之后的自娱自乐,它营造出一处思想徜徉的幽境,自此,生活也仿佛有了矜持,不禁带着些孤度的斯文。迷茫其中,是因为里面不仅有静,还有轻水拍岸的声音,可以为自己提供一份心灵休憩的场所。

本书写作的跨度,是多年的随笔结果,其中多些是私人感悟,写作方向也不是以宏大的叙事为目标,而偏于细致微观的个体呈现,女性色彩较浓,这与个人闲散性情有关。大概,我是很难写那些慷慨激昂之作的,有时,即使心中有万千感受,写出来,也只是淡成一幅水墨画。我始终追求的心境,是由东方未明转微明,回归古朴先民时代,天真且质朴。而已。

回想起来,日常生活中的行走与感悟,犹如行山阴道上,终会目见美好之色,绵绵不绝。

挚友汪凌为小书作序,其中透露出的水墨般的交往情谊,确实让这略感清寂的文字温暖从容了许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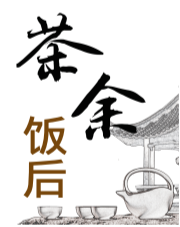
因了女儿宜徽,给我以灵感,以她名字中一字,为书命名,曰“徽斋”,我也是立意在此间,进行年深日久的阅读,于伏案之际,摩挲出美玉书籍的包浆之色,最终捧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。

然而,我也深知,实际上,人世间的大山水,比之简陋的书斋阅读与写作,又是多么的气象万千。

一本书的出版,并不是结束,而永远只是下一本书的开始。而写作,该是有延长线的。我希望,我始终站在古典文学的轩廊里,向绵绵不绝的写作芳径,眺望……

乐学

朱方文



走进区老年大学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高大的雕有“乐学”两字的石碑,我注视着,浮想联翩。

在那“晚霞”灿烂的校园里,我有幸与昔日的老同事、老同学、老同乡再度相聚,自然又燃起了乡情、友情的欢乐火焰。

2014年秋季,我上老年大学书法班的第一天,就遇见了30年前相识的老朋友;2016年秋季,参加太极拳班时,又与他成了同班同学。由于我初学太极拳,悟性差,落差明显,怕人嗤笑,就有了辍学的想法。他听后鼓励我说,“万事开头难,贵在坚持,不能灰心啊,甭退,我来帮你。”

三年后结业,我仍坚持在滨游路时代广场、方松活动中心、思贤公园、嘉和广场等地跟拳友们一起晨练,尽管我的动作并未达标,但“乐学”教会了我坚守一个“动”字。打拳、书法、游泳、旅游,从不间断,“动”个不停,在群友友善的慢生活中分享着健康快乐!

我从小好静,读书、写字是一生的爱好。退休后,步入区老年大学及中山街道社区学校散文写作班,昔日的爱好再次被激活。在那里我又结识了新朋友,学到了新知识,得到了新启发,仿佛又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,在许多笔友的真诚帮助下,还常在《松江报》《松江史志》《松江档案》《松江老字号》《云间枫林》《中山古韵》及《中国乡村杂志》等报纸杂志上发表文

石,送到年轻人的家。就这样,不过四五年,所有田产都陆续卖光了。因为逃避赋税,他被县官抓进了监狱,最终在铁窗里自杀身亡。

像顾威明这样的《牡丹亭》粉丝,未免极端。然而也让我们从一个侧面,感受到了昆曲在当时受人热烈追捧的状况。

章,2018年10月还荣获了松江区“百姓明星”大赛文学创作类入围奖,2019年12月协助王永军(中山散文写作班)老师参与编印了《秋枫正红》一书,展示了社区学员的文学创作风采。

虽然“爬格子”不轻松,但苦中有乐。我在老有所学的园地里,不断分享着笔尖下的快乐。

2017年我随好友去西安古城,休息时在一“特色小吃市场”想吃碗面条、点心,因都不会用微信、支付宝支付,结果什么也喝不到,心中颇为不乐,由此思量要学习安全、快捷的微信支付方式,紧跟上时代步伐。

2018年,我到老年大学学智能手机使用,学会了“微信”交友、出行购物、阅读、预约就医等。当年12月中旬到新西兰旅游,买了一种叫角鲨烯的保健品,可抗肿瘤,特别适用在癌切除术后病人的随餐服用。我根据家属的病史买来4瓶,服用后效果明显。(2019年下半年,眼看着就要断档了,特地去新西兰买显然是不现实的。于是我用微信大胆操作,不到1个月又买回来了6瓶,免除了断档之忧,令全家人欣喜。这些不正是“乐学”带来的快乐吗?)

那天站在“乐学”碑前,我想起了梁实秋先生在《退休》一文中说的话:“理想的退休生活就是真正的退休,完全摆脱赖以糊口的职务,做自己衷心所愿意做的事。”在退休的日子里,我顿感根据自己的意愿,想学什么就选什么,学无止境,“乐学”无穷啊!

生活茶座

盛庆庆书



松江,在昆曲史里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。因为这里是丰饶富庶之地,拥有悠久的艺术传统。元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卷24“勾栏压”,记录了当年松江府发生的一个演出事件,为多种戏曲著作转载:

“至元壬寅夏,松江府前勾栏邻居顾百一者,一夕,梦摄入城隍庙中,同被摄者约四十余人,一皆责状画字。时有沈氏子,以搏银为业,亦梦与顾同,郁郁不乐,家人无以纾之。劝勾栏观排戏,独顾以青梦匪夷,不敢出门。有女官奴习哑唱,每闻勾栏鼓鸣,则入。是日,入未几,棚屋拉然有声。众惊散。既而无恙,复集焉。不移时,棚陆压。顾走入抱其女,不谓女已出矣,遂绕于颠木之下,死者凡四十二人,内有一僧二道士。独歌儿天生秀全家不损一人……”

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元代市井观戏的状态:沈氏子内心不乐而进入勾栏解闷,顾女不时去勾栏习唱,逢戏必到。当时的勾栏演出已属寻常之事(尽管看不出天生秀演